

30325 ✓

教科書文庫

3 ✓
820
41-1898
2-00020233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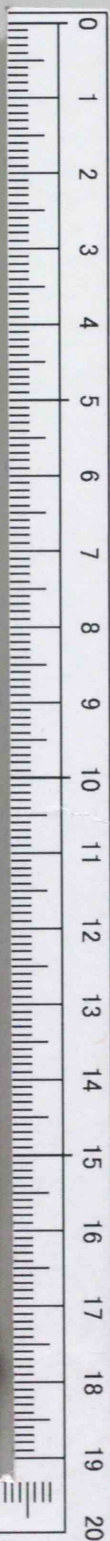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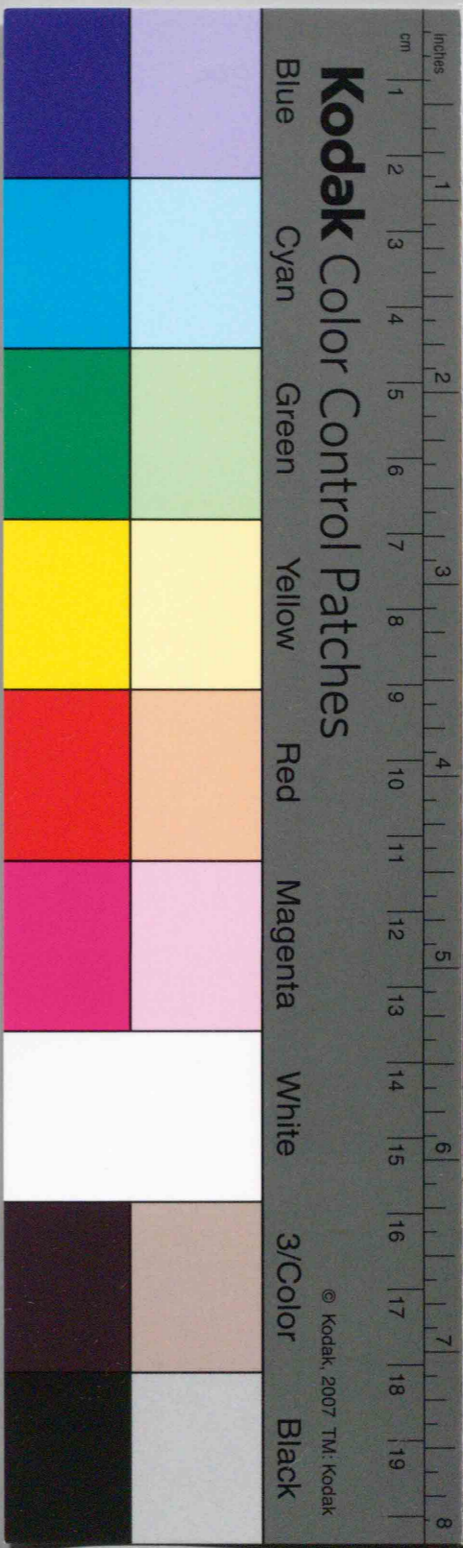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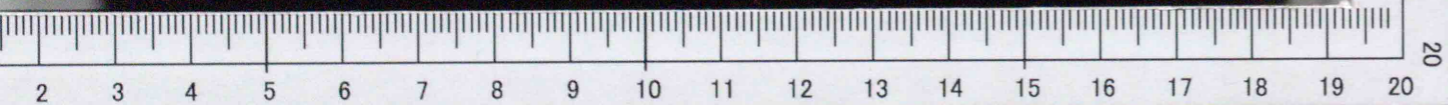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凡11
 資料室

撰定中學漢文

卷貳



3759 Full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廿日
文部省檢定尋常中學教科用書

深井鑑一郎編纂

撰定中學漢文

東京 吉川半七藏版

撰定中學漢文卷二目錄

櫻井驛訣別	山陽 賴 襄	加賀山小左	豐山 長野 確
紀泉仲愛事	鶴梁 林 長孺	武田信繁	鴨里 岡田 僑
紀義猴事	金陵 芳野世育	大河内秀綱	竹山 中井積善
紀義犬事	日華 菅野 潔	松平信綱	良齋 安積 信
畑時能	謙亭 巖垣松苗	稻葉一徹	磐溪 大槻清崇
熊說	竹堂 齋藤 馨	示塾生	東咳 藤澤 甫
祭熊儀	甕江 川田 剛	習說	二洲 尾藤孝肇
戸川肥後	履軒 中井積德	戒太田秀實書	景山 德川齊昭
鈴木久三	履軒 中井積德	木下順菴	三溪 菊池 純
小幡信世	鴨里 岡田 僑	德川家治	三溪 菊池 純
板垣信形	拙齋 青山延子	健步	犀潭 木下業廣
藤原長方	南郭 服部元喬	百濟川成	南郭 服部元喬

資料室



撰定中學漢文 卷二 目錄

酒井忠朝

良齋 安積 信

酒井政親

良齋 安積 信

黑田彦左衛門

鴨里 岡田 僑

加賀井彌八

豐山 長野 確

幸田氏母

良齋 安積 信

雲居和尚

磐溪 大槻清崇

兒嶋高德

山陽 賴 襄

怪猴

磐溪 大槻清崇

土屋政直

春臺 太宰 純

淺野長晟

兵原 平山 潛

荏戸九郎兵衛

三溪 菊池 純

江戸城

宕陰 鹽谷世弘

本多總茂

春臺 太宰 純

永井直勝

良齋 安積 信

西鄉隆盛

春山 小山朝弘

中山信吉

栗園 中村 和

本多重重

宕陰 鹽谷世弘

森蘭丸

雙桂 原 瑜

本多重次

良齋 安積 信

仁科信盛

鴨里 岡田 僑

曾魯利

孤山 藪 慤

垂松鷲

息軒 安井 衡

大久保彦左

宕陰 鹽谷世弘

題小金原捉馬圖卷

一齋 佐藤 坦

記標工

朗廬 阪谷 素

一齋 佐藤 坦

竹股朝綱

鴨里 岡田 僑

賣醴者愚水

聾牙 土井有恪

土井利勝

良齋 安積 信

藤原肅

宕陰 鹽谷世弘

細川忠興

宕陰 鹽谷世弘

進學喻

栗山 柴野邦彦

伊達政宗

竹堂 齋藤 馨

阿閉掃部

磐溪 大槻清崇

本多正信

良齋 安積 信

二女斃狼

息軒 安井 衡

烈幼女阿富傳

節齋 森田 益

藤原保則

佩弦齋 青山延光

松平定信

宕陰 鹽谷世弘

記翁媪事

西嶋 帆足万里

記正直翁事

北渚 松嶋 坦

撰定中學漢文卷二目錄終

作者略傳

林長孺

字長孺通稱伊太郎武藏江戶人明治十一年歿年七十三

芳野世育

字叔果通稱立藏號金陵下總松崎人明治十一年歿年七十七

菅野潔

字聖與號白華播磨姫路人明治三年歿年五十二

巖垣松苗

字長等號謙亭又東園山城京都人嘉永二年歿年七十六

川田剛

字毅卿號瓊江備中松山人明治二十九年歿年六十七

德川齊昭

字子信幼稱敬三郎號景山又潛龍閣常陸水戶藩主万延元年薨年六十三

木下業廣

字士勤通稱直太郎號犀潭又韓村澹翁肥後熊本慶應三年歿年六十三

太宰純

字德夫通稱彌左衛門號春臺又紫芝園信濃飯田人延享四年歿年六十八

小山朝弘

字遠士號春山下野真岡人明治二十四年歿年六十五

阪谷素

字子純通稱素三郎號朗廬備中川上郡人明治十四年歿年六十

平山潛

字子龍通稱行藏號兵原武藏江戶人文政十一年歿年七十

作者略傳終

原瑜

字公瑤通稱三右衛門號雙桂又尚菴山城京都人明和四年歿年五十

佐藤坦

字大道通稱幾久造號一齋又愛日樓武藏江戶人安政六年歿年八十八

土井有恪

字士恭號馨牙伊勢津人明治十三年歿年六十八

森田益

字謙藏號節齋大和五條人明治元年歿年五十八

帆足萬里

字文簡號西崎豐後杵築人嘉永五年歿年七十五

撰定中學漢文卷二

深井鑑一郎 編纂

櫻井驛訣別

山陽 賴 襄

五月十六日延元元年
正季稱七郎
正行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叙正四位
櫻井驛在河內
正成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
金剛山在河內

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日本外史)

紀泉仲愛事

鶴梁 林 長孺

仲愛通稱
八右衛門
熊澤蕃山
在池田
死政

備前州有富民兄弟爭家貲者。黨援各百餘人。獄官推訊累年不能斷。泉仲愛代為獄官。乃召兄弟二人同坐一堂。時冬日嚴寒。置一火爐于堂中央。終日無所問。及日暮出盤飧。令二人並喫。如此者三日。而仲愛每隔屏障而坐。命其二兒執事膝下。二兒友愛如壘。如篋。暗令二人聽之。二人心曉其諭。己愧心自然縈胸。初二人入堂。各分坐一偏。至是相謂寒甚。可近火邊。既近不覺相與執手號哭。宿怨頓消。乃退告黨。援止訟云。噫。夫數年疑獄。不勞寸舌。而一朝息之。可謂善聽訟者矣。然非其履行有素。取信於人。豈至如此乎。世之為刑官者。其思之矣。(鶴梁文鈔)

紀義猴事

金陵 芳野世育

成明治
七年

東京谷中善光寺阪有業種樹伊三郎者。畜猴甚慧。能解人意。鍾愛有年。甲戌春伊罹疾。頗為崇患。請治信夫尚貞。每往診。猴必踞侍。甚有憂色。與物不食。如諦聽二人之言者。然尚貞竊異焉。已而伊歿。猴悲號哀慕。不離柩。欲自經者再矣。家人驚愕。慰喻之。猶且絕粒。及至葬。失其所在。多方搜索。得之牀下。以繩緊縛其喉。兩手握其端。而殮。因竈之。伊墓側。(金陵遺稿)

紀義犬事

白華 菅野 潔

讀經讀破
高松城主
松平氏邸

讚邸太夫人畜一犬。鍾愛甚。飼以梁肉。侍御不得妄叱焉。歲餘夫人卒。犬傍徨不食數日。如有憂色者。夫人歸葬于國。素旄發。即犬自來隨仗。眾叱毆之。不去。尾躡一日程。從士意其有故。不復逐。置于輿。隸中飲食之。犬不食腥羶。凡十餘日。達

于國夫人寔于城外先塋犬又隨儀仗如初寔畢犬躡伏墓前哀鳴不已眾益怪之遂縛而舁之遣還東邸既就舟犬嚙縛斷之自赴水死眾莫不驚嘆而感其義因瘞之太夫人塋側作義犬冢深井士明云事實文編

畑時能

謙亭 巖垣松苗

時能稱六郎左衛門任新田氏貴耳古駿大名事見于晉書陸機傳城廬是城高經足利氏或稱斯破氏稱尾張孫三郎

時能有愛狗號獅子能解人語知指揮不啻黃耳時能欲夜襲敵陣則先使此犬窺其營守固則走出高吠一聲守急則歸城中向時能振尾告之是故知敵虛實如神一日時能乘夜出城餘十一騎守城自率十六騎登敵陣後山大呼高經以爲平泉寺僧軍來援分兵擊之時能左右十六騎大鬪衝下足利兵三千圍之急擊時能奮戰如鬼神而眾寡不敵高經纔得克之國史略

熊說

竹堂 齋藤 馨

西土之獸猛莫如虎而我無有也我之獸號爲猛者熊耳熊藏於穴春出冬蟄人欲捕者積薪於穴口熊便怒取而移之於尾復積之亦如初久之穴中皆薪熊無所踰伏全身皆出人擒縛之搃殺之向使熊深居穴中則雖有孟賁之勇烏獲之力孰敢撻之今乃不勝一怒致失其所而死於山野匹夫之手良可悲已然彼獸也無足言者獨怪世人所爲亦有類是者何哉熊雖死皮爲茵褥膽爲藥餌尚足適用人死骨朽肉爛而止是乃熊之不若也竹堂遺稿

祭熊儀

甕江 川田 剛

晚明治九年九月三日

晚次白老驛居民七十五戶亦造板屋於路傍以充館舍蝦夷詣行宮修祭熊儀熊大小三頭各縛以大索二夷左右執

藤原國

索牽來。一夷捧幣帛杖頭約茅。一夷戎衣立持弓矢引滿向熊。熊怒咆哮。一夷以茅塞口。蓋夷俗貴熊為靈獸。捕獲熊兒使女夷乳之。及長殺以祭神。曰來生當變為人類。已殺割肉食之。宴飲連日。謂之陽滿的。譯即大祭也。此祭今甲所禁。今不殺熊特行其儀耳。（隨鑿紀程）

戶川肥後

履軒 中井積德

肥後名達
安住淨田
秀家
直家淨田
氏秀家父
稱三郎右
衛門

直家疾病曰我死在近嗟誰可從我者侍臣皆請殉焉喜而觴之記而寘于棺下。召戶川肥後而問焉。肥後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陷堅挫銳守節效死是臣之所能也。若殉則臣不能焉。君若求殉者莫若沙門也。幽顯塗異沙門下火之誦猶言能引導迷者而成佛。况親殉而導焉。必能引君到善處矣。臣等戰場殺人多矣。必墜修羅道者焉。能導君且沙門無汗馬之勞。矢石之危。而君之尊敬寵賜十倍于臣等。則以恩遇渥而殉焉。亦沙門宜在第一。（傳疑小史）

鈴木久三

履軒 中井積德

照后在參嘗獲巨鯉三。長各數尺。命畜以備天使之饗也。已而喪其一。詰守者守者曰頃鈴木久三稱受賜取而適厨煮而食之。亦饌旁人。并織田氏所餽酒。啟緘竭之質之厨吏信然。照后大怒。召久三抽長刀立而竅焉。久三投刀袒而入。瞋目大罵曰愚哉將也。以魚鳥比人命焉。能濟大業。照后愕捨長刀入而坐。熟思久之。是時卒繫獄者二人。其一捕鳥于獵。繫其一罟魚于城湟。照后謂久三為此死諫於我也。乃釋二卒而謝久三。（傳疑小史）

小幡信世

鴨里 岡田 僑

石山在近
天津在近

小幡信世稱助六。上野人年十五仕石田三成有寵。食祿二千石。關原之役從三成及軍敗與三成相失走石山。索三成不得。尋見捕東照公次。大津召信世問三成所在。對曰臣固知之。然身被石田氏恩顧。今不忍負之。臣頭可斷。主居所不可言也。公曰義士特宥之。信世得釋而出。直入一僧家曰吾石田氏臣小幡助六也。躬為囚分誅戮不圖今日遇寬宥。然偷生受辱不如死也。願吾死後埋吾屍。因伏刃死。寺僧以聞公為歎惜焉。(名節錄)

板垣信形

拙齋 青山延于

信形稱駿
河守仕武
田氏為暗
信傳

武田晴信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又好文雅。常延僧徒賦詩。老臣患之不得見。板垣信形稱疾不出。潛招詩僧學為詩。性敏捷。不數月能之。一日出陪詩筵。晴信恠之。信形求題賦詩辭。

京兆君晴
信父信虎
稱左京大
夫

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於是信形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為君者要在於治國。撫民往者。京兆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君驕恣抑又甚焉。今而弗悛。必蹈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顯戮。晴信納之。(續皇朝史畧)

藤原長方

南郭 服部元喬

長方顯長
長子叙從
二位任權
中納言世
稱梅小路
中納言
清盛患威
長子
福原在攝
相國清盛
也

平清盛既以威脅遷都福原。爾後朝野艸率。人心不安。清盛乃會公卿議兩京臧否。眾畏清盛無敢開口者。藤納言長方獨乃極口毀新京之惡。於是即日定議還舊京。人或謂納言曰。相國狼抗不可觸犯。卿奈何獨盡言暴人之前哉。納言曰。不爾吾固計此言必合相國心。凡人欲建任己違眾之事。其初必忌異議。都無問它。既乃後稍復有悔。方始與人謀。相國雖粹。悔心已生。故會眾有問爾何憚而不極口。當時皆服其

明決相國亦由是知納言加意薦達(大東世語)

加賀山小左

豐山 長野 確

明成稱武部少輔嘉明子佃某名十成稱次郎兵衛

大坂冬役加藤明成使加賀山小左為斥候反命曰諸將皆渡河而軍焉不可後也老臣佃某曰今時祁寒半夜渡河士殆皆凍死敵或乘之軍欲不敗得哉明日而渡焉未為晚也小左顧謂川村權七曰我則乳臭豈敢肆然論兵哉雖然以我觀之佃子見一而未見二也夫戒敗求克戎事之常而今則不然他人皆前而獨後焉詰朝我不及戰也則大君必不悅乃謂彼因豐氏而興今攻秀賴恐非其志也如是國危矣何暇論一戰之勝敗哉權七曰善佃熟思久之曰我過矣乃渡河而軍焉小左時年弱冠人服其敏穎(武乘)

武田信繁

鴨里 岡田 僑

信繁稱左馬介

天文後奈長天皇年號 賴茂一作 賴重稱安藝守 定行稱駿河守 御幣河在信濃

武田信繁武田信玄弟也父信虎愛信繁欲立為嗣群臣皆服信玄信玄終逐信虎自立信繁事信玄謹慎數有功信玄亦不之疑也天文十四年信玄使信繁平諏訪賴茂餘黨二十三年八月從擊上杉輝虎於川中島敗之乘勝追躡既而敵將宇佐美定行橫衝我軍我軍不利濟御幣河退輝虎獨騎來薄麾下拔刀斫信玄信玄扞戰被創脫走信繁在後軍聞急以七十騎馳隔河望見輝虎呼而求戰相搏河中死之信繁嘗誡其子曰事君勿敢懷二心雖得殊寵慎勿出入後庭(名節錄)

大河内秀綱

竹山 中井積善

秀綱稱金兵衛 重然稱 勘阿彌為 織部流茶法祖

古田織部正重然傳利休茶法寵於大君而陰與賊通重然茶博有宗僖者賊之欲焚京師也宗僖為之魁及事覺逮重

大君家康
宗信木村
氏

然下獄藉其家鞠治旬月悉得其姦於是伏誅宗信等亦皆
尋處極刑初重然以茗燕雅尚噪世每得古書畫器物往往
毀剝之隨加補緝繕飾以訖幽趣一時習染成風大河內秀
綱聞之謂人曰織部非完身者凡寶玩存世亟經兵災屢而
得全所謂鬼神訶護者有矣今徇一己奇癖故致損壞悖理
之甚其設心如此身豈得完乎至此人稱其先見(逸史)

松平信綱

良齋 安積 信

信綱稱伊
豆守
久綱亦綱
子稱金兵
衛
正綱一作
政綱稱善
兵衛

君大河內久綱之子叔父松平正綱養為義兒小字長四郎
年十一給事儲君竹千代公台德大君寢殿有雀巢焉儲君
尚幼令君探穀君辭不獲命黃夜升屋誤墮地大君驚起提
刀出視怪問之對曰探穀也又問誰使之曰臣自為之無所
使大君怒納之褚中繫柱竟不首實黎明大君出視朝大妃

憫之命侍女祛褚賜餐又緘之如故晌午大君至妃為謝然
後見原秀忠目送之謂大妃曰渠若不失此心以至長大當
是諸閥良輔感歎久之(名賢言行畧)

稻葉一徹

磐溪 大槻清崇

一徹初名
廣輝念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
茗醺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
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
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
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
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
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近古史談)

示塾生

東畷 藤澤 甫

余頃訪某氏某氏謂余曰子塾何如余曰吾塾雖五尺之童皆能讀書屬文皆能謹言慎行某氏笑曰讀之與屬我不之知至謹慎二字似不然我聞子塾值子出門之後則長少雜沓狂劇于此謾戲于彼動喧近隣大率以為常如斯豈可謂之謹慎乎余愧不能答夫諸生平日繙經史則論禮義講忠信嘖嘖不已今也某氏之言姑置之盍自愧平日之言若使某氏之言妄歟天監在上固無傷於諸生亦吾塾之幸耳不妄邪各反其身可也是日余又將出門因書示之（東畷遺稿）

習說

二洲 尾藤孝肇

兩兒相嬉在于閭巷之中跨竹而走驅犬而鬪其所為莫不相似也稍長各異趨舍日踈月遠其所為莫不相反也訖其壯也乃一猪一龍奚啻韓子所言而已哉嗚呼此何故也豈非習使之然也歟是故習可以成智可以為愚可以為賢可以為不肖習之於人所係其不大乎吾視馬之習于火者聞災即嘶見敵即馳與常馬慄而却走者殆如殊其類故君子慎乎習習而不解何憂其無成焉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於人其可不慎哉（靜寄軒文集）

戒太田秀實書

景山 德川齊昭

久慈郡太田鄉有奇童稱長吉家極貧父耕母織僅免饑寒而長吉好讀書年甫十一善講誦經史今茲暮春余以放鷹投太田臨益習館一見異焉乃又召之於旅館特試以經史旁及翰墨余熟視其為人其好學出於天性勿論已其鳳自豐下貌溫而氣勁進退周旋嫻雅可觀者其前程易測耶因

子唐詩

子楚孔
右五字仲
唐詩人

天保壬寅
天保十三
年

天海三浦
氏受寵德

川家康為
大僧正卒

賜號慈眼
大師

後光明天
皇百十

三年名昌
三龜尺匠

三三三

碧美名嶼
號白石任
號後守
直清通稱
新助號鳩

家治德川
十代將軍
有章公七
代將軍德
川家繼謚

命有司給以月俸使其專力於文學且賜姓名曰太田秀實
抑幼而聰慧者長不必偉甚者驕慢自持曾不若眾人余深
憂焉嗚呼秀實勿生躁進之念勿萌怠慢之氣澹泊寧靜明
志致遠維孝維敬立身行道以顯其父母不亦善乎遂書其
由授郡宰鈴木宜尊以戒秀實天保壬寅夏四月景山（事實
文編）

木下順菴

三溪 菊池 純

綱吉辟加賀儒臣木下貞幹為儒官貞幹字直夫號順菴京
師人幼穎悟僧天海一見奇焉欲度為弟子貞幹不肯年十
三作太平頌詞旨淳正世以為國瑞後光明帝大奇其才將
收用之會宮車晏駕不果後貞幹入松永遐年門勤學勵行
業大進嘗從柳生宗矩遊江戶不得志而歸京從是閉戶讀

書聲名益顯如賀前田氏厚禮聘之貞幹辭曰先師之子永
三未仕請先聘之前田氏嘉其義并聘二人至是貞幹徵為
幕府學士貞幹善教人一時英才多出其門而新井君美室
直清最著云（國史略）

德川家治

三溪 菊池 純

家治幼而穎悟能讀書習字其嬉戲常弄紙鳶嘗為疾風所
絕其線索甚有愛惜之色人或詆之曰世子生節儉之世習
慣成性愛惜此區區之物何其氣宇狹小與有章公不相似
之甚邪昔有章公之幼也亦好弄紙鳶其駕風而飛揚故斷
其線索以為笑樂主於天下者豈不當如斯耶家治聞之他
日謂左右曰母今放紙鳶疾風予也雖幼稚豈愛惜一紙
鳶者耶其所以然者自有深思在焉抑紙鳶一玩具爾若誤

墜之市街市人必廢其業奉還之市尹府必矣以一嬉戲之故使市人廢業曠日此我所不忍也嚮詆者聞之大愧其失言其夙慧類如此(國史畧)

健步

犀潭 木下業廣

鎌倉距江戶十三里以一日往反非良馬不能也而步為最難一日大城出十餘騎秣馬鶴岡而歸自是鎌倉道上多汗馬矣此日余發江戶臨六鄉渡乍聞喝道聲有三士人急取道而來其一尚童髮儻從四五名繼至問之驛吏則幕府士人試步鎌倉也是微事耳然亦足以見振起之一斑也往年鹽賊劫燒大阪天下一旦思警士人行役者筐中必齎戎具備行糧至坊間器械頓增其價未一二年其風復衰謔云過喉而忘熱平世常情也而今復如此天下之事唯仰健德之

六鄉渡在武藏

鹽賊大鹽平八郎

四月十九日天保十三年

不息而已是為四月十九日(村遺稿)

百濟川成

南郭 服部元喬

飛驒匠人有妙工與畫師百濟川成相善常各以技藝相調心不相下一日匠請川成曰近自建三間四面堂願來看且煩畫壁川成便往觀家有小堂四面扇開匠迎請入川成升階將由南戶入其扇俄然自闔驚却將由西戶其扇亦自闔南戶自開遂向北向東皆如始竟不得入怪而下主人在內大笑川成慙之思欲報之故招匠曰近有一奇物請來看匠疑其報不來及數回而至主人乃啓廊戶延之忽見其內死尸橫仆脹腐臭甚匠怪畏將旋主人在內大笑即復就視畫尸形障子方知假物(大東世語)

思朝忠勝長子攝備

酒井忠朝

良齋 安積 信

後守
島原賊天
草四郎時
定賴耶蘇
教徒作亂
彦左衛門
名忠教

高巢在三
河
讚州謂忠
賢稱讚坂
守

康勝稱遠
守

廣之稱三
四郎
廣勝稱三
十郎

信孝信長
第三子出
嗣神戶氏
天正後相
原天皇年

島原賊起。閣老將遣監軍。眾謂當選宿將。有譽望者。及命下。乃少年某也。舉朝大驚。大久保彦左衛門素簡傲。於朝會。稠人中。大言。世已叔矣。今一少年監軍。彼口尚乳臭。何能為也。夫戰場與席上不同。惡得容易如鋪啜然哉。少年聞之。怒相爭辯。座人莫敢和解。君排戶而入。叱少年使退。謂大久保曰。足下恃宿將舊勲。嫚侮人亦甚矣。士之立功。不必宿將。足下年十六。於鳶巢先登成名。而尚謂少者無能為耶。大久保不能答。退而謂人曰。讚州兒子不可輕。勃宰理屈。可畏。可畏。名賢言行畧。

黑田彦左衛門

鴨里 岡田 僑

黑田彦左衛門。神原康勝臣也。大阪之役。彦左衛門殪一甲士。將賊之。其友三枝勘兵衛來爭之。彦左衛門即棄其首去。

勘兵衛自後呼之。為不聞而馳。又擊一敵將。殪之城陷。康勝以病卒。東照公使久世廣之。阪部廣勝論神原氏家臣功。勘兵衛呈首級。謂二使曰。此黑田彦左衛門所獲。彼即棄去。臣故拾之。二使召彦左衛門問之。對曰。臣不知也。勘兵衛曰。子向槍殪此敵。吾自後呼之。子即棄去。吾又屢呼子。子何謂不知。彦左衛門曰。吾竟不知也。公聞之。深嘉嘆之。(名節錄)

幸田氏母

良齋 安積 信

織田信孝麾下。有幸田彦左衛門者。天正中。豐臣秀吉率兵數萬圍岐阜城。信孝不能拒守。乞和。以其母及幸田母為質。秀吉許之。既而信孝又舉兵。秀吉怒。欲殺其質。然愛幸田驍勇。誘之使歸降。幸田以母故。憂惑不決。母聞之。遺書曰。汝守節義善事汝君。不可以老親之故而懷貳心也。即如是。忠子

君孝于親。是兩全之道。汝其勉之。於是幸田決意不降。秀吉益怒。磔殺其母。幸田輔信孝守城。秀吉督大眾百道攻之。信孝棄城去。遂為敵兵所追。感自殺於尾州内海。幸田格鬪而死。議者比之。王陵母子云。烈婦傳

兒嶋高德

山陽 賴 襄

笠置在山城 範長稱和田備後守

兒嶋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眾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為仁。見義不為無勇也。蓋要駕以舉義。眾奮從之。伏舟坂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坂。則已過矣。眾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聞。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

舟坂山在潘麻

勾踐越君 范蠡事勾

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日本外史

土屋政直

春臺 太宰 純

故土浦侯政直執政時。有一士人執謁往見焉。其父嘗為王朝膳夫。死已久。土浦侯見士人曰。子先君子為誰。其人對曰。臣先父。臣先父因忽忘其父字號。沈吟久之。終不能得。土浦侯長者。不敢復問。為言他事。士人應對失次。慙懼兼至。逡巡而退。迨乎出門。然後得之。反告舍人曰。嚮君侯辱問鄙人父。鄙人善忘。承問之際。忽忘先人字號。罪莫大焉。今適得之。敢因執事以聞。舍人曰。諾。敢請以先君子字號見教。士人默然。頃之曰。復忘之矣。嗟乎。鄙人善忘如此。無復為人。請辭。惟仁者矜之。勿揚其罪。幸甚。遂出。事實文編

莅戶九郎兵衛

三溪 菊池 純

治憲揮彈
大弼叙
後四位後
光院鷹山
爾前米澤

上杉治憲老臣莅戶九郎兵衛精勤國務老而不倦治憲慮其耗精生疾使紀德民勸其遊息自養德民即至其家曰今日奉公命至子慎聽之九郎謝曰某有酒癖公豈禁之耶自今慎不飲矣德民曰否子年老務劇恐生疾病子少自養之是公命也九郎駭曰甚矣公之不思也公以為今如何時耶國用不足民庶不定某任老職夙夜精勤猶恐其不至乃務自遊息將措一國民庶于何地因泫然泣德民復命誦之治憲曰九郎老尚如此九郎而疾明日誰當代九郎者亦泫然泣德民出語人曰米澤君臣相遇如此治績安得不顯耶國史畧

本多總茂

春臺 太宰 純

神戶在伊
號
門天皇年
執
世子名家
重為德川
九代將軍

享保中前神戶侯總茂自參政遷為世子賓客有持人所并賣古畫來示之者神戶侯見而悅之問其價曰直銀三錠神戶侯遂買之他日有客自言好古畫神戶侯出所買畫以示之客展覽久之嘆賞不已曰此必名畫神戶侯曰試價之對曰不下白金十錠神戶侯曰我買之白金三錠矣客曰廉甚神戶侯曰然則鬻之者虧折耳我非賈人何以賤買為因謂其臣曰必益賣此畫者白金七錠今與前直共十錠對曰前已與直夫收之不敢言虧折不須更益之客亦從旁和之神戶侯曰否否我非賈人何以賤買為必益之今日必行之實文編

西鄉隆盛

春山 小山朝弘

吾友冢行藏攜其師東湖翁遺墨詩卷抵西鄉南洲索題言

隆盛號南

小梅邸在江戶小梅

南洲辭曰翁吾所畏敬吾何敢行藏曰先師之幽小梅邸板屋鎖固不異岸獄然正氣不撓往往發詞章小引所謂邁往凌雲之氣者真不虛也顧先師知己存乎今者蓋莫先生若焉請勿復辭乃留之而去其後南洲辭官還國使僕熊吉致之曰嚮子之懇請不忍遽拒然吾固謏劣不足以污之今謹返完熊吉因語曰主公有嘉賓則展以欣賞嗟嘆不已必設几案未嘗置座席云无悶子曰南洲重畏友遺墨其慎謹如斯其人可想矣而一朝陷于大逆豈有所激而然也歟(春山遺稿)

本多重重

宕陰 鹽谷世弘

正重初稱三彌

正重正信之弟也。正重率直好凌人嘗冬夜入候起居家康方餐進鴻羹正信為伴正信有所啓議移刻既訖家康啜羹

正信稱彌八郎

曰他羹應冷此羹尚溫蓋大禽故也宜矣足以養老也正重曰然小禽如臣將凍死已因走出烈祖大笑顧謂正信曰惟其如此可以封侯耳一日觀高館舞烈祖嗟嘆辨慶真人豪恨今世無其人正重曰人君缺義經故也君為義經則臣皆辨慶矣嘗增采地烈祖謂之曰汝常多放言自今後宜少折節慎言答曰今大將軍良主也有主如此微狂者誰敢拂之烈祖哂曰三彌癖復發矣(昭代記)

本多重次

良齋 安積 信

重次重正子稱作左衛門

岡崎在參河德川氏曾所居

秀吉大舉征小田原烈祖開沿道諸城借之令君及本多正信修葺之秀吉入岡崎君所守也不郊迎欲見亦辭秀吉入駿河府烈祖來見豐臣將帥皆坐君後至昂立大言曰唉吾公所為不亦異乎有國者虛我居城而借之人人若欲借君

夫人亦將許之乎。言訖即退。烈祖謝座人曰：彼老為本，多作左某累世舊臣，頗以武事見知，而性倨傲，視人不啻如蟲蛆。今於諸君高會中，罵某如此，况二人相接之際，其不遜可知矣。願恕之。咸曰：聞今名久矣。今而後見之，寔過所聞。蓋君此言，有以諷刺之云。名賢言行畧

曾魯利

孤山 藪 慙

曾魯利稱
新左衛門
一作甚左
衛門

豐臣將微行，近臣諫不聽。相謀曰：非曾魯利不能止公也。廼命之。曾魯利以滑稽寵於公。於是曾魯利入見公，面覆于地，略略作聲。公怪問焉。曾魯利曰：臣適食怪物，心甚惡焉。故欲嘔耳。公曰：何食。曰：昔者臣遊北山，逢一鬼，長丈餘，人形而翼，鼻長數扶，即世所傳天狗也。將攫啜臣，無脫足，乃試問曰：我聞子有翻術，請一觀而就死。天狗曰：唯爾所欲。臣曰：子既魁

然，我欲觀子，眇然耳。於是倏乎一翻，飛止臣掌，則惴惴如蟻矣。臣因一口吞之，以歸。天狗神獸也。一失其威，則為臣食矣。不然，臣葬乎其腸胃之間也。久矣。公笑曰：善。孰使女說，遂止微行。事實文編

大久保彦左

宕陰 鹽谷世弘

忠教睥睨權貴，足未嘗踵執政之門。松平信綱使監察秋山正重風之曰：翁之蒙優遇，天下所知，誰責其禮法。雖然，執政者代上而行，今者也。敬執政，即所以敬上也。翁雖老而列在朝，何不時候執政之門，亦奉上之道也。忠教曰：諾。某亦念之。然，我往彼來，禮之常。我往亦勞彼也。且今媚權門者，爭以珍奇為獻，吾貧不能得，故不敢。然子幸見，誨謹奉教。忠教謂此必信綱使之於是。苞蔓菁數十根，一奴負而從之。先踵信綱

門呼曰。大久保彦左爲諂諛來家貧無以致奇珍。不腆園菜。敢進左右。以苞苴宣諸階。泥土狼藉。謁者大駭。以爲狂人。不敢通之。忠教曰。權門勢家。珍異日臻。寒士野菜。何足進。公等不通亦宜也。請持去。徐自收之而去。至他執政。皆如之。最後詣正重曰。前日幸受教。故悉候諸公之門。敢致不腆之賂。然諸公不受。請致諸厨下。乃置而去。後執政會公堂。談及此事。皆大笑。(昭代記)

記標工

朗廬 阪谷 素

京工有以標裝爲業者。來遊我備寓隣邑僧舍。朝出爲業。夜歸臥一室。爲人任真。不飾嗜好。淡如也。每日出入。輒揭室筵。曰。在耶。曰。在矣。如與人應答者。厨奴訝之。乘間揭其筵。數金粲列。奕奕射目。駭視心動。因收懷之。竊覘其歸。晚間工自外至。入室有聲。曰。在耶。曰。不在矣。既而出。怡怡談笑如平常。奴大不安。招之陰。曰。子得無所失耶。工直答曰。無雖然。必有之。曰。子之厚。不得不告以實也。余性不愛金。項者視人貴重。如神心。又有慕焉。試做之時。收贏餘。挿筵下。而心不能忘。省視日苦。今暮忽不見。脫然如沈疴之離體。何幸之若。意氣自得。喜色溢面。奴益愧。出金謝過。工蹙頰曰。咄。復在乎。子奪誠好事。遂嫁煩於子。相讓久之。(朗廬全集)

酒井政親

良齋 安積 信

神谷與七郎始委質。烈祖許賜祿千石。璽書未下。神谷遇君於道。却立致禮。君不知。而過後相遇。輒不致禮。烈祖聞之。以爲神谷質直。能勤職事。今以其不禮老職。逐之。人人危懼。將曰。政親譖之。若減秩與八百石。則神谷必自去也。乃草璽書。

一作
神雅樂

君適入謁言神谷剛直舉止不凡願優賜秩祿烈祖叙所見君驚曰此乃臣所以賞神谷也臣蒙寵遇執政柄群臣莫不畏敬惟神谷不屈氣節過人倘使感恩其臨大事致死力明矣願賜二千石烈祖曰然則如約可也君懇請諸老臣參酌之請賜千五百石烈祖從之召神谷賜璽書且告之故神谷感泣而退其後果累軍功至步將烈祖每謂執政曰汝等當以政親為法（名賢言行畧）

加賀井彌八

豐山 長野 確

加賀井彌八尾人也。以驍勇聞。少時往來江尾二州之間。江有伊吹之山。山勢險絕。樹木榛茂。慶長年間。盜魁居焉。其黨十輩。身被熊皮假面為鬼怪之狀。見者惶怖。莫不號哭。行旅往來。盡被殺掠。間生還者。亦因驚悸得疾。彌八聞之。奮曰。我

力能鋤此賊奴矣。乃為樵者。裝鐵作挺。長八尺。重六十斤。挾之以行。攀山數里。乃得賊巢。屏息窺之。賊黨方相對飲啖。狀貌奇怪。面目猙獰。可憎。彌八乃前見之。輒然大笑。賊亦笑曰。何物痴人。敢入虎穴也。然殺之何益。飲啖自若。於是彌八舉挺擊其魁。身首齧粉。十賊大愕。揮刀環進。彌八震天一呼。從容揮擊。十賊悉倒。彌八笑曰。鬼物懦弱。技止此乎。乃還。竟無復行旅之患。因是勇武益顯。（武乘）

雲居和尚

磐溪 大槻清崇

雲居和尚。塙團右衛門之子也。德慧名望。高乎一時。團死於大阪之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奧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貴僧草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

雲居不知
為何許人
為瑞之子
者誤
團右衛門
名直次一
作直之次
團之尾張
人在加藤
嘉朝遂改
名團右衛
門後燕髮

御公等窮幸矣。舉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來曰。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夫千里裸跣。雖緇徒不可為。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惻然感悟。相告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舉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為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島瑞岩寺。後皆修業。各為一庵。住僧。近古史談。

怪猴

磐溪 大槻清崇

藝之廣島。有福島伊豫者。其正廳之廁。夜夜有怪出焉。人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橋真木村上諸人來集。時塙團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團起之廁。主人慮其有異。使侍童執燭從之。廁在大松樹之下。葛蘿纏其上。忽有物下。簌簌有聲。陰風一綫。驕然墜屋上。團謂是所云怪者。屏息竚之。既而怪據屋端。俯闖廁中。面如赤夜叉。目光爛爛射人。團張眼叱之。怪轉身下。直自廁底。手摩團之臀。團伸臂執之。怪則躍上屋。闖之如前。於是團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廁戶為破。燭滅。怪在暗中。輾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倚其脚。團急抽腰刀刺之。廳中主客聞其聲也。爭來燭之。團滿身被鮮血淋漓。朱殷怪則彫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大獼猴之極老者云。近古史談。

淺野長晟

兵原 平山 潛

寬永中。淺野長晟奉台命。築江城外郭。東南壘壁。以其分地泥淖。故敷大材為基。版築功半。壘皆崩。他人所築。既卒業。因是輿論以其不職。危之。弟長重謂長晟曰。眾口紛紛。吾家盛

寬永明正
天皇年號
長晟稱石
兵衛佐幸
長弟幸長
幸無子長

長重稱采
正

撰定中學漢文 卷二
衰係焉請斬監工以謝上。長晟不可曰我往者今左衛門佐
代監事。監工者受命於左衛門佐。左衛門佐者受命於我。然
則罪在我而不在監工。今欲脫其罪而戮無辜。不義孰甚焉。
我不忍為之也。夫義者士人之所慎守也。捨義而取利者。商
賈之事也。為士者豈可不耻其名於外省。其實於內乎。長重
不能答而去。(事實文編)

江戸城

宕陰 鹽谷世弘

烈祖之奠府江戸也。群下多謂江戸城者古昔陪臣所建。規
模狹隘。非八州太守之居也。城東澤藪接海。蘆荻叢生。西北
培塿坡陀。灌莽翳蒼。渺無際厓。無地可以列邸宅。寘廛肆烈
祖相地。增築牙城於中央最高處。以舊構處為西城關。西北
爽塏地。鏟高填卑。給庶士宅地。曰番町。開市廛於麴町。東南

艾蒲葦埋洲渚。鑿川渠架橋梁。淪淤塞流垢穢。荒蕪之地。坦
為車馬之衢。四達旁通。大城以正東為正門。其東為日本橋。
四方里。程自日本橋始。海運船艦自浦賀入者。泊於品海深
川。換艇舸以集於日本橋。百貨輻輳。萬物豐阜。自捷關原。諸
侯皆朝于江戸。賜第邸于郭內。商賈日益。麇集坊肆。年增都
下方四里。屋舍鱗次。櫛比。至有土一升。金一升之諺。而四郊
新墾之野。皆為沃壤。田疇棋布。聚落星羅。租賦之入。十倍往
時。皆揆之創業之日。而成算如合符契。(昭代記)

永井直勝

良齋 安積 信

猷廟之朝。有命選藩臣。兼文武才藝者。得十七人。君老職佐
河由喜六與焉。喜六驍勇。屢立軍功。而性好學。從林羅山受
業。又善國歌。有芳野之詠。人相傳為絕唱。是時藩士多窮乏。

直勝初稱
傳八郎

喜六名昌
後號壺齋
芳野山之
歌云芳野

山花まつ
頃の朝を
朝ふ心に
かゝる峰
は白雲

就喜六借府金。君適在江戸。喜六不告而開府。出千金分貸之。及君還。大怒。喜六曰。臣固知告則不得貸。故不告也。夫藩士皆所與君同休戚。共死生者。而窮乏不能給。乃借商賈之金。出倍稱之息。是益窮也。且所藏于府者。將以供軍國之用也。今藩士窮乏。雖有征討之事。不能從。故臣開府貸金以賑之。乃所以事朝廷。保社稷也。且所貸之金。不過十年。悉納諸府。無銖兩之缺。故臣斷然行之。雖伏湯鑊之刑。不辭也。君曰。善。名賢言行畧。

中山信吉

栗園 中村 和

德川賴房年少放蕩。衣用紅裏。佩刀以黃金為鐔。物議沸騰。其老中山信吉數諫。不聽。台德公聞之。不懌。召信吉。信吉登城見老中曰。殿下召臣。蓋欲問寡君行事也。以實告之。此訴

信吉稱雅
樂助
賴房家康
第十一子
對常陸水
台德公二
代經皇

寡君也。不告則欺。殿下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竊罪乃出。老中留之。不顧。歸見賴房。語以故。謂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審諤。以動君一也。輔導不得其道。汚蟻東照公。知人之明。二也。左右宵人。逢君之惡者。臣不能速誅。三也。臣雖死。遊魂不敢離君側。猶望君一悟之也。賴房聞之。戚然。急召納戶。出佩刀。金鐔。手碎之。華飾衣裳。悉賜左右。謂信吉曰。我今日而後。砥行自新也。信吉欣然。出。初。信吉之歸也。老中以聞。台德公悅。曰。賴房行事必改也。日本智囊。

森蘭丸

雙桂 原 瑜

平信長之內豎有森蘭丸者。慧而謹信。常侍左右。一日。信長如廁。使蘭丸隨而執劍。劍鞘黑髹。有款紋數條。蘭丸跪而執劍於廁外者。良久。因戲料其款數。信長自廁中。覩知蘭丸料

蘭丸可成
第三子名
長定

之然爲不知而出也。蘭丸固亦不知信長觀之也。居數十日。信長與衆近。臣飲酒酣。信長弄其劍曰。誰能闇射鞘上款紋之數者。苟能中之。吾必有賜焉。蓋欲賜於蘭丸也。於是衆近。臣皆爭射之。而獨蘭丸則默而無言。信長問蘭丸。何故不射之。蘭丸曰。臣嘗知其數也。是以不言焉。昔者君冷臣執之於厠上也。臣偶料其數業已知之。今若爲不知而射之。以貪其賜。是欺君也。賣與輩也。縱君不知而有賜焉。臣豈忍爲之乎。是臣之所以獨默而不言也。於是信長大賞其誠忠。賜以其劍云。(雙桂集)

仁科信盛

鴨里岡田僑

仁科信盛稱五郎武田信玄子也。天正十年二月。勝賴軍諏訪。分遣諸將守要害。使信盛守高遠城。小山田昌辰助之。織

信盛稱五郎
信玄第
四子
諏訪高遠
其在信濃
信忠稱甚

田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德川氏。自駿河北。條氏自伊豆並來攻。諏訪軍潰。勝賴走歸新府。諸城皆陷。信盛與昌辰等堅守高遠。信忠合兵來圍。使僧某入說曰。國中盡叛。勝賴亡在旦夕。子等欲爲誰守。宜速降。信盛昌辰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曰。惟有戰而已。不知其他。信忠怒。四面薄城。昌辰等出拒。不利。退閉門。敵兵踰城入。諏訪莊右衛門妻。擐甲揮薙刀。斬敵七八騎。而自殺。信忠登陴。指揮士卒。信盛昌辰注目信忠。以槍鏃之不中。敵兵競入。信盛與昌辰莊右衛門。渡邊半大夫。春日河內守原隼人等十八人。入正廳。殊死戰。敵不敢近。會敵將森勝藏。撤屋板。下射城兵。死傷略盡。信盛乃自屠。擲之壁上而死。年十九。昌辰以下皆死之。(名節錄)

垂松鷲

息軒安井衡

飫肥之南五里曰垂松地枕于海而江滙其內眾鳥聚焉有
 鴟鳩每日出扇海攫浮魚冲空悲鳴須臾有鷲來盤于下鴟
 鳩候其至于下投所攫魚鷲仰受之以去率以為常鷲或不
 能承誤墜之海鴟鳩直下擊之鷲不敢校甘受一擊歎然而
 往矣鷲鷲鳥之至猛者也當其下擊之時非力不能與之校
 蓋彼盡其心力忍朝飢以供我而我則誤墜之其曲在我若
 又恃力以劫之彼將奮翰遠舉以滅其踪安所朝朝享其利
 哉故寧忍小辱以伸其氣使彼畏不敢懼懷不敢狎以効其
 功於我嗚呼智矣而道寓焉而鴟鳩亦能忘鷲之勢敢規其
 過不再獻以啓貪不違命以賈罪雖受制於鷲而因其威以
 自尊於眾鳥之間亦小蟲之矯矯者也（息軒遺稿）

題小金原沢馬圖卷

一齋 佐藤 坦



總之野曰小金曠行數十里渺茫無際官放牧龍種年以蕃
 息今不知其為幾千百群也每歲十月牧長率其屬驅而捉
 之年有定額捉捕之所四面起壘高二丈餘區為內外內小
 外大皆缺前面先期數日所在發丁自數里外而驅之柵斷
 奔路使其可嚮入而不可外逸迨期牧長秉麾而騎其屬亦皆
 騎從遙見馬之所聚則雖有林莽之鬱密藪澤之深阻無不
 縱橫出沒疾呼而從之丁夫數百人作聲掀手應指麾而驅
 之初馬之為群不過五六若七八而見驅迫歛成數十百奔
 騰驚逸響動萬雷使其避之無地皆入外壘有一人持竿索
 二人徒手從之擇其可捉者驅諸內壘突入索約其頸駭懼
 之際一抱頸一掣尾合勢踏之直以木索絡之其可留以為
 種者印烙放去蓋捉捕之術在於脅制其氣使蹄啣之不暇

也

也。嗚呼。可謂巧且熟矣。鑑海世子。以壬戌之十月。往觀歸而作圖。寄余索字。余亦嘗觀之。今二十餘年。尚記在懷。乃題略於卷首。(愛日樓文)

竹股朝綱

鴨里 岡田 僑

竹股朝綱。稱三河守。上杉氏臣也。從謙信數擊武田晴信於川中嶋。每戰有功。謙信卒。景勝立。天正十年。景勝使朝綱及川田長親。中條景資等。守魚津城。以備織田信長。四月。織田氏將柴田勝家。佐佐成政等。入越中。攻魚津。朝綱等堅守。景勝在關山。聞急。赴援。軍天神山。與織田氏兵相拒。五月。城中食竭。會信長遣別將。侵越後。景勝聞之。收軍去。遺書城中曰。信長遣兵入我疆。我不可以留。汝等宜速致城歸。城中得書。議曰。乞降。致城。雖君命不可從。唯當自殺。以報國爾。六月二

景勝謙信 經任權中 納言叙從 四位封羽 前米澤 町天皇年 越中 魚津城在 屬家稱權

天神山在

日。諸將夜訣。飲朝綱照燭。再讀書。拜曰。吾雖不肖。為上杉氏世將。自古死難者。耻為敵所獲。自殺後。或縱火燒屍。使敵不能辨死。同犬馬。非我意也。我死後。勿火城。勿匿屍。使敵易辨。使天下後世。知我節。於是具記己姓名。木牌。絲貫耳。伏刃而死。長親。景資等。十一人。皆倣之。士卒悉自殺。無一人免者。城陷。勝家等觀之。咋舌。(名節錄)

土井利勝

良齋 安積 信

君嘗見席間有唐絲。一尺許。呼侍臣。大野仁兵衛。適在直應聲而至。君曰。屬諸汝善藏之。大野受而退。左右竊笑。經三年。問大野。唐絲即出。諸荷囊以進。君取之。結刀鞘。條首之解者。召老職寺田。與左衛門。示之。曰。往年見此絲。在地。屬仁兵衛藏之。左右皆笑。我織。番仁兵衛。顧能謹藏之。忠實有餘。宜與

利勝稱大 藏頭

祿三百石。抑此絲乃唐山之民所飼蠶而製。唐商貿遷航海入崎港。崎商又轉販京攝之間。然後入江府。其費人力乃爾。雖一尺斷線亦係天物。寧忍委塵土。今取以結條首。使不廢其用。亦所以事天也。但予託之仁兵衛。為侍臣所姍笑。今又以三百石買之。不亦好笑乎。(名賢言行畧)

細川忠興

宕陰 鹽谷世弘

豐前參議細川忠興。薙髮號三齋。屢召侍燕。眷遇滋厚。特許乘輿詣廳事。忠興受學藤原肅。通大義。其語道理善。取譬喻諭人。大將軍嘗問治國之要。對曰。如方筐而圓蓋。方可。又問如何是良材。對曰。似赤石浦之貝殼。為良材。大將軍稱善。他日問左右。忠興所言汝等以為何如。皆答不解。大將軍曰。赤石浦風濤尤猛。貝之生其地者。激蕩磨淬。光澤殊濯。人亦如是。嘗險阻受砥礪者。方成良材。忠興多技能。善和歌。猿樂。謠曲。茶儀。至刀劍茗具古器之鑒識。皆精專。其業者亦來取法。當時受櫟杓於茶博利休者。獨忠興存。諸侯嗜茶者多就學焉。忠興曰。公等以武功享封。講武不遺先業。以餘暇烹茶消閑可也。安得遺本務末。忠興創意命工。造甲冑。去覆臂。髀佩。以便步戰。世傳之。以為細川製。大將軍嘗裁酌古制。製隱士服。以賜忠興。今服以朝。後人倣之。稱為三齋套衣。(昭代記)

忠興封豐前
豐前參議
藤原肅
大將軍
赤石浦
明石在嵯

伊達政宗

竹堂 齋藤 馨

貞山公命支倉六右衛門橫澤將監。往南蠻。台德公賜皇國名產諸種為幣物。且付船手發帆於牡鹿月浦。二士約浦人曰。歸來之日必鳴銃于此洋中。則出迎也。經三年歸。放銃浦人不應。二士不能近岸。漂蕩海中。數年始得近岸。又放銃浦

鹿鹿郡在
陸前

人應之迎歸漂蕩之間。凡六年。將監及船手皆死。獨六右無恙。奉呈南蠻王。回翰及諸物。中有蠻王畫像。蓋王贈像。謂六右曰。日本人未見余面。則見此畫。誰辨真偽。故畫卿像副之。知卿像真。則又知我像之非偽矣。畫彩用油。宛有生色。公聞之。稱其知慮云。公之窺察外國如此。而不肯舉兵。豈以其路遼遠。運糧難給故歟。(事實文編)

阿閉掃部

磐溪 大槻清崇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為勲閥之士。以重祿聘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為其子行環申禮。請掃部為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環申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鑣接之。則曰。朝來所殪。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俟之。須臾。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期他日。子為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戎間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語。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契濶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是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近古史談)

秀康家康 第三子秀 忠庶兄出 胃結城氏 叙從三位 任權中納 言封越前

正信復正 子稱佐渡

本多正信

良齋 安積 信

守
正誠正信
長子稱上
野介
實松在遠

君嘗誨其子正純曰。昔烈祖在濱松。召三士有所命。二士退。一士留出封事於懷曰。臣累年欲諫者。敢以呈。烈祖喜形于色。使讀之。每一條輒擊節稱善。士大悅而退。予時在側。問彼所言皆細碎。非國家要務。大殿屢稱善。何也。烈祖握手曰。否。彼言雖不足採用。其所累年竭智慮待時納諫者。非忠也。邪。世之人能自知過者鮮矣。苟知其過。誰復為之。但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過於是乎。成焉。然卑賤之士。有親族有朋友。見其過。必相糾正。故知而改之也。易。惟官高爵貴者。親族之情疎。朋友之交少。朝夕候左右者。皆容悅不忤。又烏能斥其過。而諫爭之。幸有諫爭之士。過之大者。則議之。其小者。則不論。夫小過積而成大過。雖欲改之。亦無及矣。故言不逆於耳。則終身不自知其過。是人主之通患也。自古亡國敗家。皆自

不聞其過起。故予每云。凡諫我者。皆忠言也。懿哉。大訓。汝宜銘諸心。正純問。上封事者為誰。其所言何事。君作色曰。其人其言。汝聞之何益。名賢言行畧

二女斃狼

息軒 安井 衡

松代真田
氏治所

信地僻於山。多猛獸。松代封內農家之女。年十七。拂曉蒞於山足。老狼噓於林。女見而愕然。嘗聞父老之言。狼性走則噬。止則去。乃右手持鎌。凝立向之。狼徐進。間可三步。怒躍噬胸。女猝其兩耳。壓之地。欲鎌斷其喉。恐奮起。拏噬。然勢不可止。稍鬆左手。狼果奮起。相搏。躍噬其頭。不中。女捉兩耳而側之。膝據狼前脚。而羈相搏。已失鎌。不可如何。乃長號救我。有一女走來。遙謂之曰。姐非某氏乎。曰。是也。精力盡矣。幸來救。曰。救哉。緊捉勿鬆。遂走進。抽鎌於腰。亂斫狼脰。且突且扶狼勢。

嘉永元年
天皇年號
保則內大

大衰乃捨而走歸。具告父兄。年少八九人聞之。走往老狼果
伏於莽。懼不敢近。拾礫投之。不動。乃往觀之。狼帶十餘傷。喘
動未死。遂擊殺之。昇以至家。一村盡驚。救者其從姊也。長女
一歲。松代侯賜錢六千賞之。女五千。錢實嘉永戊申。秋九月
之事也。息軒遺稿

烈幼女阿富傳

節齋 森田 益

浪華之市。戶不下十萬。而其間幼蒙旌賞者。向有義童。頃有
烈幼女。義童以身殉主。距今不遠。而人不記其姓名者。由無
傳也。烈幼女之事。及今不記。余恐數十年後。人或逸其姓名。
故為之傳。女名富。家在內久寶寺街。僦人屋。以鬻紙為業。父
早歿。遺孤四人。女其第二也。一夜賊數人突入。舉家皆逃。獨
女與長兄仁三郎及弟吉藏在。賊挺刃劫兄。問財所在。時女

甫十歲。以身蔽弟。出所蓄星金。乞赦兄。賊怒。刀背連擊女。女
委身刀下。曰。殺兒赦兄。無兄如家何。辭氣悽惋。賊相顧感嘆。
引去。後賊被捕。自招。市尹召女及兄。親問其狀。以聞大府。大
府賜銀十錠。旌之。實嘉永元年七月十九日也。距遇賊之日
百有餘日。

森田子曰。烈幼女之事。傳聞多異同。余使人親聽其家。記之
如此。至義童。則余將搜索他日傳焉。節齋遺稿

藤原保則

佩弦齋 青山延光

備中守藤原保則。為備前權守。務撫恤人民。一如備中時。僚
屬有貪汙者。輒屏人謂之曰。君宜砥礪名節。勉取榮譽。何必
終於一州小吏。但資財不給。所以取貪穢之譏。僕有薄俸。請
給之。君慎勿犯官物。絲此吏民畏愛。呼曰父母。兩備國界有

保則內大
臣繼龜曾
攝後從四
位上任民
部卿

吉備津彥神國有水旱保則必禱焉一時傳言境內有為惡者神立降罰以助府君境內益服安藝盜奪備後貢縑至備前石梨郡而宿問主人曰此國太守如何主人曰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莫不從化若有奸濫者吉備津彥神立降誅罰德之感神一至此盜大愧明日至府自首乞命保則召見曰汝能改過非復惡人即給糧食封其絹付盜移備後國府僚屬皆曰恐不達彼國保則曰彼已悔悟奈何疑之盜持移文果至備後府守小野喬松大悅遣盜至備前謝之其以德化下率此類也國史紀事本末

松平定信

宕陰 鹽谷世弘

定信田安宗武第七子出嗣松平氏稱越中守任左近衛權少

六月乙卯以越中守松平定信為執政特命在他執政上定信為人英明自奉儉薄食不重味常衣木綿不適聲色性好

將叙從四位下後致仕稱樂翁六月天明七年佐大政謂為老中

學親近儒士講習不倦嘗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事斯語者非君也因著國本論具述民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古今利世安民之要及佐大政愈益厲精以為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於是嚴禁贈賄請託無所聽女

田沼氏謂意次意次仕將軍家重專政久周稱遠江守信明稱伊豆守忠信稱攝關正大稱

謁無所入務革田沼氏之弊舉加納久周本多忠籌松平信明等為要官信明等素以忠良清廉稱相共協力匡濟敦本抑末黜貪濁擢廉直戒奢侈振偷惰舉遺賢招名士諸侯有儉身愛民者則褒之否則責之號令明信雷厲風行嚴而惠

正之字仲繩上野人

察而不苛告諭士練武講文人材輩出吏勤其職澤及眾庶民咸忘災當是之時承意次擾政之後比年怪異飢荒人情騷然微越中守定信德川氏事殆幾有高山彥九郎者意次之專權也振腕與同志語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

紅葉山在江戶城中
晉魏魏茶山

為幟樹紅葉山下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既而
意次罷定信入相每聞一號今出喜形於色備後人管晉帥
一時以詩史稱有句曰仍見諸曹除舊弊近傳三府擢時英
去年今日山陽道群盜如毛白晝行蓋實錄云丙丁烟戒續錄

記翁媪事

西崦 帆足万里

有翁媪同居者翁樵於野獲狸生縛懸之梁上將出行謂媪
殺狸為羹炊粟以待我已行媪舂粟苦狸從梁上謂媪曰媪
盍暫解我縛我代媪舂媪以為然解其縛狸俄推媪臼中舉
杵舂殺之割其股為羹置屍竈後自為媪炊粟以待翁翁至
食羹甘之狸時微誦盍視竈後翁視之媪屍在怒擊之狸傷
且走追之不能及翁欲報狸計無所出謀於前山兔公兔公
曰吾為子報之狸病傷而臥兔公即為醫以謁舂蕃椒傳瘡
瘡大痛兔公曰子病甚何不出遊以解之乃豫具二舟於江
上自乘其木舟鼓柁曰泛泛乎木舟也使狸次乘土舟鼓柁
曰泛泛乎土舟也未離岸沈溺而死鈔本

記正直翁事

北渚 松島 坦

昔有二翁一曰正直一曰貪饕正直家畜小狗略解人意正
直酷愛之一日牽出野狗掘境而得金貪饕聞之強假其狗
出野使狗掘境狗駭走貪饕怒殺之埋而植松正直屢促之
不還既而告其實正直驚且泣尋其所瘞松已數圍乃伐作
杵臼與媪舂麥粹而旨貪饕來責曰松我所植也奪杵臼而
去與媪舂麥麥屑臭不中食貪饕大怒投之于火不燃與其
餘燼於正直正直斧以為薪布其灰於壠上風吹著樹樹皆
花正直自奇之收而歸矣會吏檢田正直囊灰上樹吏怪問

之則曰。爺能使枯木花。吏試之。賜灰。輒化。吏告之。於侯。侯召觀之。賜衣及金。貪饕羨之。竊盜其灰。以俟吏之檢田。年豐不檢。偶侯遊獵。貪饕以為時。一如正直所為。則灰颺蕩。從者皆掩面走。侯大怒。縛貪饕。笞一百。使放而歸家。云。余幼時在母膝上。常聞此話。及長。察人情。視世態。為貪饕者多矣。諺云。正直之頭。鬼神守焉。於是乎信。鈔本

賣醴者愚水

聲牙 土井 恪

寬文間。有賣醴於都市者。始不知何名。以其業醴也。號曰愚水。邦俗謂人愚者為甘。又醴之為味。主於甘。而水濟之。故自命若此。而人亦以是呼之。云。愚水為人有氣。誼力與尋常。二人敵。所負擔最重。又善售。是時某侯之族某。為某官。頗怙勢。弄權。縱子弟。暴橫於閭里。吏不敢詰。愚水迺諸塗。其徒若干。

寬文靈元
天皇年號

人皆俠裝。抽刀擬口。因奪擔。攘其醴。牛飲十餘碗。遂跌碎器。物敗壺殘。涕狼藉於街衢。乃大叱曰。汝有非男子者。三能知之乎。曰。未知。曰。吾奪汝擔。而汝不能禁一也。飲醴如許。而汝不能乞直二也。欲去而不去。似有所怪。三也。愚水笑曰。吾始以汝為蠢物。乃能知天壤間有男子二字。太奇。今汝亦有非男子者。三。辱一市翁。何須多人。又須挺刃。又何須大聲。三者汝皆冒之。而不知愧。猶自以為男子乎。其人顧左右。神色大沮。相率直去。暴亦為之少止。鈔本

藤原肅

宕陰 鹽谷世弘

肅字。斂夫。播磨人中納言定家十二世之孫也。父參議為純。世食播之細河莊。為別所長治所。侵掠為純。及肅。兄為勝戰死。肅欲復仇。訟羽柴秀吉。秀吉諭待時。乃奉母及兄弟。遷居

細河莊在
三木郡

龍野城在
播磨

秀次秀吉
經武藏守
吉房子秀
吉養為子
細徒五山
僧
名古屋在
肥前

遐年字昌
三號又五
瓢字道圓
號活所

三月寬延
三年
東寺在京
都

京師肅幼穎悟。依僧東明讀書。過日成誦。號為神童。始入釋。後乃歸於儒。欲求師海外。航於筑紫。逢颶。漂至鬼界島。留十餘日。忽自指其心曰。聖人無常師。求之在于斯。何必遠遊。乃還杜戶謝客。獨覃思四子六經。超然自得。龍野城主赤松廣通甚敬重焉。遣童男奴婢給使令。韓人姜沆歸化。客於赤松氏。見肅嘆曰。我朝鮮三百年未見若人。吾雖播越乎殊域。而以見斯人。為幸也。嘗應關白秀次請。與緇徒同賦詩。後復召。輒辭謂弟子曰。人各有黨。非黨而交。非獨不相容。將有悔不可追者。余弗欲復見關白矣。秀次聞而銜之。肅懼不免。去如肥前。時烈祖從豐臣太閤營於名古屋。素聞其賢。屢召問道。及秀次敗。乃歸京師。自鎌倉建文教掃地。肅奮于干戈之際。修行講道。為世儒宗。信勝及堀正意。松永遐年。那波瓢皆其

高足。世稱惺窩先生。昭代記

進學喻

栗山 柴野邦彥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士像。啓龕都人士女。相將行香。輿者騎者。步者負者。抱者絡繹載路。吾以獨行心孤。謾與路人問語。相勞乞火吹煙。分果醫渴。行相詼謔。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遊人。差馳逍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響也。吾思與嚮數人舉足進步。校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多不能以寸。惟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相前後。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如此

而至于乎十日之後則雖有輕車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彼非皆老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此無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急也吾之所期在數百里之外矣故其心勤也我於是曉學之方焉請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可

集

撰定中學漢文卷二終

(一、二用)

自卷一	自卷九	自卷十	卷一	卷二	卷三
六	九	十	八	七	六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第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版	第一版	第一版	第一版	第一版	第一版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尋常中學校漢文科教科用書

撰定中學漢文	定價
卷一	各金廿貳錢
卷二	各金廿貳錢
卷三	各金貳拾五錢

版權
所有

編纂者 深井鑑一郎

發行兼印刷者 吉川半七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
壹丁目拾貳番地

東京市小石川區小日向臺町
壹丁目六十三番地



Table with 2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including dates and names.

甲寅	二月
乙卯	三月
丙辰	四月
丁巳	五月
戊午	六月
己未	七月
庚申	八月
辛酉	九月
壬戌	十月
癸亥	十一月

Table with 2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including names and dates.

甲寅	二月
乙卯	三月
丙辰	四月
丁巳	五月
戊午	六月
己未	七月
庚申	八月
辛酉	九月
壬戌	十月
癸亥	十一月

